大公報 社評

「港獨」禍港已非虛言 必須加大遏制力度

《大公報》今日有一個專題報道，詳盡揭露了一個名為「時代思進」的「港獨」組織的成員背景及活動經過。報道內容使人看到：「港獨」在港已經不再是一句虛言，而是已經發展為一股有組織、有行動和有綱領的政治力量，長此下去，必會對港人社會造成極大危害，各方切不可再等閒視之。

事實是，自年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針對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香港民族論」、「自決獨立論」等提出警示以來，社會上對有關問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普遍認為反「港獨」屬「小題大做」，甚至有將之視為特首「抽水」，對中央領導人嚴詞譴責也感到有「殺雞用牛刀」之嫌。香港到底有沒有「港獨」？所謂「港獨」又是否真的足以對特區和國家造成禍害？這在港人社會至今仍沒有一個明確的共識。

那麼，《大公報》今日發表的專題報道，應該可以為這一疑問提供一個清晰有力的答案：儘管中央一再提出警告，「港獨」不可為，一小部分人、主要是大學生，至今不僅沒有絲毫放棄，而且正以更大的力度在變本加厲的推動「港獨」，活動包括持續在學生刊物上發表「民族自決」一類的「港獨」文章，假借本土抗日歷史研究為名編造什麼「香港本土軍隊」，甚至訂製和穿上「香港義勇防衛軍」的軍服聯群結隊走上街頭；在活動中還提出要和「台獨」合流，認為香港和台灣有着曾被外國殖民統治、如今同遭大陸打壓的共同經歷，因此要共同營造「台灣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聯手「抗中」和「爭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時代思進」的主要成員，大多為大學畢業生或尚在校的學生，他們把持了校內學生會和學生報的權力，利用這些平台散播「本土」論和「港獨」主張，把刊物直接送到同學以至其他院校、中學學生的手上。而這些似是而非的「本土」、「獨立」主張，加上組織「香港軍隊」、往台灣交流考察等活動，在年輕人中不能否認確是有一定市場的，對不少大學生以至中學生來說，「港獨」未必是他們認同的目標，但探討和研究卻不應該被禁止，甚至越是禁止越要討論，中學「通識科」不能討論「港獨」，教育當局是已經下了文的，但效果如何，卻只能說是「立此存照」而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又豈是偶然。

而在廣大青年學生中，這種「滲沙挖牆」式的「港獨」活動，接觸多了，久而久之，就會「如入鮑魚之肆久已不聞其臭」，慢慢也就會產生一點同情以至認同之念，當特區政府、建制力量以至中央要出手遏制「港獨」的時候，他們就會為維護所謂的「思想自由」而站到「本土」和「港獨」的一方，後果就是出現類似違法「佔中」和旺角大年初一晚暴亂的大規模激烈對抗，局面就是難以收拾的。

因此，「港獨」絕非虛言，「港獨」禍港更已經是一個擺在全體港人面前的嚴峻事實；習近平主席在「新年賀詞」中提出堅決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任何人在這些問題上做文章，「中國人民決不答應」。「港獨」已經踩上了「中國人民決不答應」這條「紅線」，而與全國人民為敵，港人社會是否願意付出此一沉重代價？港人社會又是否付得起如此沉重的代價？這是港人必須面對和不能再迴避的問題，而答案只能是堅決遏制「港獨」，絕不能讓他們把港人驅入「中國人民決不答應」這一嚴峻的境地。

眼前，對特區政府和所有愛國愛港人士來說，當前急務之一，是必須真正認清「港獨」活動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勿因惡小而為之」，切不可再以「學生哥玩嘢」、「不成氣候」等託詞來掩蓋事情的實質；一來激進「本土」派和「港獨」勢力是「貨真價實」的，並非「不成氣候」；二來，一旦要真的成了「氣候」，那時想要收拾亂局，也就事倍功半以至難上加難了。

而從特區政府方面來說，當前在遏制激進「本土」和「港獨」方面，必須做好兩件事：

其一是防止激進「本土」和「港獨」分子進入管治權力架構，從體制上加以杜絕，絕不能「養虎遺患」，眼前立法會劉小麗等四人的司法覆核案件必須作出符合全國人大「釋法」的判決。

其二是對青年學生的教育。昨日，教育局正在為初中歷史科教學問題的諮詢結果進行研討，包括什麼要「古今並重」，還要不提、少提「楚漢相爭」、「王莽篡漢」等朝代興亡，而要代之以什麼「政治、文化與社會發展」云云。歷史就是由朝代興亡交替組成的，而歷史經驗也就在這些興替過程中，更何況，「楚漢相爭」、「王莽篡漢」驚心動魄，絕非什麼「枝節」或「沉悶」。中史必須獨立成科，更必須由真正唸過歷史、懂得歷史的人來編製課程和教科書，而不是什麼「教授接近獨立成科的中史課程」。

「時代思進」起底 五「黑手」來自港大

《學苑》「獨」魂變招吸新血

假借保衛「本土史」之名搞「武裝軍隊」活動的「時代思進」，五名創辦人均是主張「港獨」的前《學苑》編委及港大生，包括葉坤杰、袁源隆、吳偉嘉、李啟迪及梁繼平，這班人大部分已畢業，卻「獨魂不散」，透過成立民間組織「時代思進」入侵校園，於港大邀請「台獨」學者搞太陽花講座，又借保衛戰歷史搞徵文比賽，聯繫中學、大學搞戰爭遺址考察活動，將「獨論」潛移默化地植入新一代，吸納新血。

▲時代思進去年一月與聖類斯中學合辦「香港保衛戰考察」活動

▲袁源隆（箭嘴示）與梁天琦關係密切，前年一同出任港大罷課委員會委員

調查報道 >>>

大公報記者 施文達

時代思進2015年8月成立，即推出多個以捍衛「本土歷史」爲名的紀念活動，包括紀念香港保衛戰徵文比賽、西灣國殤墳場重光紀念日悼念活動、上月三個周末扮演義勇軍活動、與香港大學學生會合辦「本土歷史行山團」，及在去年一月聯繫聖類斯中學辦「香港抗日保衛戰遺址考察」活動。

港大內搞「太陽花」講座

時代思進的活動屢見「港獨」身影，徵文比賽的評審是練乙錚，練乙錚與時代思進創辦人梁繼平、李啓迪是《香港民族論》作者，練乙錚的《談護國籍，論港人成爲少數民族》文章，「啓蒙」了李啓迪的香港民族自決論。徵文比賽文創篇冠軍得主爲浸大一名姓楊學生，已成爲時代思進活動的忠實擁躉。

時代思進前年於港大、中大等學生組織的網上社交群組廣泛宣傳的「西灣國殤墳場重光悼念」活動，三百名出席者逾半是青年，當中有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線成員，包括梁天琦。時代思進創辦人之一是前《學苑》總編、《香港民族論》作者梁繼平。假借歷史團體包裝的時代思進，Facebook專頁上載多篇仇恨中央政權的文章，包括牟宗之《時代與感受續編》的反共魔道論，及上世紀六十年代內地民兵與警對峙的沙頭角槍戰新聞等。

時代思進與港大學生會合辦的活動，更將「台獨」引入校園。2015年12月1日時代思進與港大學生會於港大百周年校園合辦講座，名爲「與吳介民老師對話——到太陽花之路：台灣社會對中國因素的抵抗」。講座主持人是李啓迪，嘉賓吳介民是鼓吹「台獨」青年政治力量崛起的「台獨」學者，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這場太陽花講座沒有邀請其他香港學者或政治中立的嘉賓演講，只有吳介民單向輸出「獨」論。

粉飾擲磚是「暴亂公民權」

時代思進的歷史活動屢獲網媒廣泛報道，創辦人葉坤杰聲稱仍是港大利瑪竇宿舍宿生時，與幾名志同道合的同學組成時代思進，紀念「本土」歷史。無獨有偶，五名時代思進創辦人有三人是來自前《學苑》「獨」莊。梁繼平、李啓迪是2013年港大學生會《學苑》的總編輯及專題編輯。梁、李掌控《學苑》下出版了「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佔領中環、香港革命」及《香港民族論》等提倡「民族自決」、「港獨自治」、「分裂內地」、「仇視中央」的書刊。

2014年接莊《學苑》總編輯的袁源隆，未入大學已是「高登仔」，甫入港大已做《學苑》義工派發「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書刊。袁當上《學苑》總編輯時出版「香港民主獨立」、「本土革命，誓守族群」、「雨傘世代，自決未來」，將「港獨」討論提至實踐階段。「香港民主獨立」有文章從資源、軍政談論「港獨」；「本土革命，誓守族群」則粉飾向警方投擲磚頭、鐵馬衝擊立法會是「暴亂公民權」，「公民權利的理性實踐」，又指港人面臨滅族，需向「中共宣戰」，將「港獨」勇武化。

袁源隆與「本民前」梁天琦關係密切，前年一月，袁源隆、前學生會會長梁麗幗、民族論作者王俊杰、梁天琦及周永康均是港大罷課委員會委員。梁天琦去年二月新東補選造勢大會，袁源隆有爲梁站台。

與梁天琦馮敬恩極密切

與梁天琦同期是港大文學院兼利瑪竇宿舍宿生的葉坤杰，雖不是來自《學苑》「獨」莊，但他於梁麗幗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任非幹事評議員、周永康任評議會外務副會長時期，已是港大學生會轄下多個重要學生組織成員，包括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委員會主席（時事秘書）、評議會時事委員會署理主席及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馮敬恩公開校委會紀錄，葉坤杰公開表態支持；前年四月港大副校長何立仁透露校方將推「一國際一中國」政策，推動學生往內地交流，葉坤杰表示擔心港大靠攏中國。

至於前港大文學院學生會外務副主席吳偉嘉，於港大時與熱血公民成員聯手搞退出學聯。2014年大專院校爆出退出學聯潮，吳偉嘉是「退出學聯關注組」的港大代表，退聯組的理大代表則是後來成立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嶺大退聯發起人周韋樂是熱血公民成員。當年港大校內反對退聯學生曾於港大中山廣場張貼退聯關注組是港大熱狗組（熱血公民），吳否認是熱狗。2016年吳曾有份發起「中山起義」，成功將被指親中的前港大學生會會長譚振聲拉下台。

▲葉坤杰聲稱就讀港大時已組成時代思進

▲李啓迪是2013年《學苑》的總編輯

▲吳偉嘉曾是「退出學聯關注組」的港大代表

▲梁繼平是《香港民族論》作者之一

倒模「台獨」學生組織

「時代思進」創辦人的「民族自決」、「港獨自治」深受「台獨」薰陶，成立模式亦倒模「台獨」學生組織。梁繼平於網媒「立場」表明時代思進是受台灣影響成立。梁說多名成員均曾到台灣探訪不同公民組織，對台灣的大學的學會組織力印象深刻，又表示當地學生離開校園後，很多都熱衷組織「第三勢力」政黨，街頭抗爭外亦發展不同組織緊密維繫公民社會，值得他們「學習」。

「獨」論滲政壇入社區

梁繼平四個月前接受台灣網媒「新新聞」訪問，顯示他倒模「台獨」學生組織，將「獨」論帶入政壇、深入社區。梁於訪問透露他從旁協助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線，「我在背後寫文章、想策略，但是沒有明顯的位置。」梁又認爲倡議民族論可強化認同，而激進化的論述、爭取手法可以成爲政治談判的籌碼。

另一搞手葉坤杰於「佔中」一周年撰寫的《香港人如何看反安保抗爭——從重光紀念日說起》，視香港和台灣一樣，「曾爲殖民地而經歷政權交替，有特殊的歷史進程及身份認同。」又指「鄰近地區的群衆運動，尤其是台灣（太陽花學運）日本（第二次反安保），往往是港人借鑑及學習對象。」

最「獨」的李啓迪，早於2014年於網媒「本土新聞」任實習記者，他一篇關於台灣對港生政策的採訪稿，序言寫到「太陽花運動似乎更能說出所謂『血濃於水』，兩地在心理上成最接近的國度」；文末「香港人和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早已和中國人愈走愈遠。『本土』主義，在何方都是落實民主的力量。」可見李啓迪的「本土」帶有分裂內地之意。

時代思進「港獨」論

梁繼平

中國不可能在不分裂的情況下實現民主

（2016年港大論壇：民主VS民族）

我們必須為「兩制」重新注入政治力量，即以身份認同及自治願望為依歸的民族主義運動，動員港人對抗「一國」的多方政治壓迫，並盡快建立本土政權

（《香港人民族論》序）

李啟迪

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就是指香港是中國被侵略而被暫時佔領的領土……

（《香港人民族論》）

佔領中環的行動必須達到癱瘓中環的效果。中環至金鐘一帶，主要幹道有夏慤道—干諾道、金鐘道—德輔道中及新建的龍和道。封鎖以上三條主要幹道，可使東西交通近乎癱瘓

（2013年《學苑》5月號）